

270 7.2 / 4300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顏氏學記

(一)

戴望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顏氏學記

(一)

戴望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# 顏氏學記序

望年十四於敝篋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。上題識云：康熙戊寅某月日，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。望讀而好之。顧亟欲聞顏李本末，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。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，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，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，周公孔子之道也。自陳搏壽厓之流，以其私說簧鼓天下，聖學爲所汨亂者，五百餘年，始得兩先生救正之，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。何其蔽與！始履正亦惑於其說，既得存學編，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，遂盡棄其學而學焉。既又於丁巳秋，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法問及集，悉舉以畀履正。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，望於顏氏之學，雖好之，不若履正專。始得顏先生書之歲，以訖丁巳，中更習爲詞賦家言，形聲訓故校讎之學。丁巳後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，始治西漢儒說，由是以闕聖人之微言，七十子之大義，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，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，比於親見聖人，何多讓焉。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，及授受原流，傳諸將來，不幸更喪亂，鄉所得書盡燬。履正居父喪，以毀卒，每舉顏李姓氏，則人無知者。會稽趙撫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，聞望言，怒焉如己憂，於京師求顏李書，不可得，則使人如博野求之，卒不可得。戊辰春，京師大姓鬻書三十乘於喬氏，喬氏以簿錄遺摺，按簿而稽之，則得焉。因喜過望，攜書歸，馳傳達金陵，望旣復全見顏氏書，而李氏書雖頗放失，視舊藏爲備。於是卒條次爲書，自易直剛主外，崑繩啟生，皆有遺書可考。惟李毅武以下無有，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，附其末。書成，命曰顏氏學記，凡十

卷。其言憂患來世。正而不迂。質而不俗。以聖爲軌。而不屑詭隨於流說。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。於乎。如顏氏者。可謂百世之師已。其餘數君子。亦皆豪傑士也。同時越黃氏。吳顧氏。燕秦閒有孫氏。李氏。皆以著學。碩德。負天下重望。然於聖人之道。猶或沿流忘原。失其指歸。如顏氏之摧陷廓清。比於武事。其功顧不偉哉。世乃以其不事述作。遂謂非諸公匹。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。與夫孟荀賈董諸子。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。何如哉。語曰。淫文破典。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則行有枝葉。天下無道。則辭有枝葉。敢述聖者之言。用告世之知德君子。己巳六年辛亥日。戴望。

# 顏氏學記目錄

## 第一册

### 卷一

習齋一

### 卷二

習齋二

### 卷三

習齋三

### 卷四

恕谷一

## 第二册

### 卷五

恕谷二

### 卷六

恕谷三

卷七

恕谷四

卷八

或庵

卷九

縣莊

卷十

顏李弟子錄

# 顏氏學記

## 卷一

### 習齋一

#### 處士顏先生元

顏先生元，字易直，又字渾然，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。父景，爲蠡朱翁義子，遂姓朱，爲蠡人。先生孕十四月而生，旣生，有文在其手，曰：生，舌曰中。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。戊寅，遼東兵入畿輔，父被掠去，母改適。甲申，鼎革，癸巳，爲諸生。先生幼讀書，二三過不忘，學神僊導引術，取妻不近，旣而知其妄，乃益折節爲學。朱翁以訟遁，先生被繫，在囚中，文日進，塾師異之，曰：是子患難不能亂，豈常人乎？年二十餘，好陸王書，未幾，從事程朱學，信之甚篤。時先生父音耗絕，思之輒涕泣，而事朱翁媪至孝，初不知父，非朱氏子也。旣翁妾有子，稍疏先生，後更讒害，謀殺之，先生孝愈篤，媪卒，泣血哀毀幾殆，其長老有憐之者，私謂曰：若過哀，徒死耳。若祖母故不孕，安有若父？若父異姓，乞養者耳。先生大驚，潛如嫁母所問之，信及翁卒，乃歸顏氏。初，先生居喪，守朱氏家禮，惟謹。古禮初喪，朝一溢米，夕一溢米，食之無算。家禮刪去無算，旬先生遵之，過朝夕不敢食，當朝夕遇哀，至又不能食，病幾殆。又喪服傳曰：旣練，舍外寢，始食菜果，飯素食，哭無時，家禮改爲練後，止朝夕哭，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。凡哀至皆制不哭，先生亦遵之。旣覺其過抑情，校以古喪禮，非是因歎先王制禮，盡人之性，後儒無德無位，不可作也。自是始寤堯舜之道，在六府三事，周

公教士以三物。孔子以四教。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。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。名其居曰習齋。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。堂上琴箏弓矢籌管森列。嘗曰。必有事焉。學之要也。心有事則存。身有事則脩。家之齊。國之治。皆有事也。無事則道與治俱廢。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。不見諸事。非德非用非生也。德行藪曰物。不徵諸物。非德非行非藪也。先生之學。以事物爲歸。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。既歸宗。欲尋親。值三藩變。塞外蒙古遙應之。遼左戒嚴。不可往。晝夜悽愴。又嗣未立。久之。乃如關東。誓不得親不返。所至徧揭零丁道上。人有問者。則拜之。求爲傳帖。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。沒矣。尋其墓。哭奠如初喪禮。見異母之妹。招魂奉主。躬自御車。哭導而行。旣歸。遂棄諸生。卒三年喪。自是用世之志愈殷。曰蒼生休戚。聖道明晦。責實在予。敢以天生之身。偷安自私乎。遂南游中州。張醫卜肆於開封。得人甚衆。倡實學。明辯婉引人。多歸之。商水李子青者。大俠也。館先生。見先生攜短刀。目曰。君善此乎。先生謝不敏。子青固請與試。先生乃折竹爲刀。舞相擊數合。中子青腕。子青大驚。拜伏地曰。吾謂君學者爾。技至此乎。遂深相結。使其三子拜從游。又於開封市上。遇一少年。貌甚偉。問其姓名。曰朱超越。千也。叩其志。不恆。沽酒與飲。半醉起舞。爲之歌曰。八月秋風凋白楊。蘆葦蕭蕭天雨霜。有客有客夜旁皇。旁皇良久鸚鵡舞。雙眸炯炯空千古。紛紛世儒何足數。直呼小兒楊德祖。尊中有酒盤有餐。倚劍還歌行路難。美人家在青雲端。何以贈之雙琅玕。遂別去。先生自幼學兵法。技擊馳射。陰陽象緯。無不精。遇豪傑。無貴賤。莫不深交之。而其論治。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。嘗推論明制之得失。所當因革者。爲書曰會典大政記。曰如有用我。舉而錯之耳。然卒以高隱終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。或造廬而



請有勸之仕者。笑不答也。肥鄉有漳南書院。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。三聘始往。爲立規制甚宏。有文事武備。經史藝能等科。從游者數十人。遠近翕然。會天大雨。經月不解。漳水溢。牆垣堂舍悉沒。人跡殆絕。先生歎曰。天不欲行吾道也。乃辭歸。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。先生自漳南歸後。八年而卒。年七十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。卒之日。謂門弟子曰。天下事尙可爲。若等當積學待用。言訖而逝。遠近聞訃。來會葬者百餘人。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。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。容城孫徵君奇逢。蠡李處士明性。清苑張隱君羅喆。祁州刁孝廉包寧。晉張孝廉來鳳。新城王隱君餘佑也。而朝夕共學者。爲蠡王養粹。法乾先生年三十。卽與法乾共立日記。凡言行善否。意念之欺慊。逐時自勘注之。生平不欺暗室。勇於改過。以聖人爲必可師。跬步之閒。必遵古禮。老而彌篤。鄉里目爲聖人。乃遭人倫之變。艱危貧厄。以終其身。一子殤。以族孫爲之後。門人李埭。王源。編先生年譜二卷。鍾鉞輯言行錄二卷。闕異錄二卷。先生之學。確守聖門舊章。與後儒新說別者。大致有三。其一。謂古人學習六藝。以成其德行。而六藝不外一禮。猶四德之該乎仁。禮必習行而後見。非專恃書冊誦讀也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。大不得已而刪訂。著書立說。乃聖賢之大不得已。奈何以章句爲儒。舉聖人參贊化育。經綸天地之實事。一歸於章句。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。乎無極。太極。河洛。先後天之說。皆自道家。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。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。宜其參雜二氏而不自知也。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。先生嘗上書辯論。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。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。其一。謂氣質之性無惡。惡也者。蔽也。習也。纖微之惡。皆自玷其體。神聖之極。皆自踐其形也。孟子明言爲不善。非才之罪。非天之降才爾殊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。又曰。形色。天

性也。若曰氣質有惡，是於天之降才，卽罪才矣。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。況曰性善，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。亦未嘗謂全無差等。孔子曰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性之相近，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，而其爲金相若也。惟其有差等，故不曰同，惟其同一善，故曰近。其引蔽習染，溺色溺貨，以至無窮之罪惡，則皆以習而遠於善。卽所謂倍蓰無算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先生此言，合孔孟而一之，其有功於聖道最大。同時陸道威、李文貞雖見及之，而牽於程張不能決。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，始本先生此說言性，而暢發其旨。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，一月皆至於仁，一日皆至於仁，每學之而愧未能，後儒乃曰：或月一至仁，則猶日至矣，或日一至仁，則但時至刻至矣。子路鼓瑟不合雅頌，而門人不敬，孔子卽不謂然。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，舉七十子之服孔子，其辭不遺一人。後儒乃動詆宰我、樊遲、季路，冉求子貢、子張、游夏諸子，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，是自視賢於孟子矣。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，唯在實學實習，實用之天下，而後儒侈言性天，薄事功，故其視諸賢甚卑也。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，返求之六經，孔孟得所指歸，足正後儒之失，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，卽訾謗之，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。夫不究其言之始終，而唯震於程朱之名，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，并孔孟之言而反之，則其所詆者，非詆先生，乃詆聖言也。且羣經教學成法，昭昭具在，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，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。而後人以習行爲難，且於古經之稍近與蹟者，亦不欲讀，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，齊之六經之列，童而習之，先入爲主，莫知其非。其視先生之學，欲復聖門舊章，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，其宜矣。彼僞言僞行，詭薄儂伎之徒，相率冒爲程朱之學，而無識者從而和之，使程朱生於今日，其許之乎？其必黜夫僞言僞行，而許先生爲

諍友可斷斷無疑也。予既次先生遺言，又爲別傳一通，而縱論之如此，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。

#### 四存編

聖人學教治，皆一致也。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，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，守之則易簡而有功，失之徒隸難而寡效，故罕言命，自處也。性道不可得聞，教人也。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。他如子欲無言，無行不與，莫我知諸章，何莫非此意哉。當時及門，皆望孔子以言，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，非吝也。學教之成法，固如是也。道不可以言傳也。言傳者，有先於言者也。顏曾守此不失，子思時異端將盛，或亦逆知天地氣薄，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，勢必失性學之本旨，不得已而作中庸，直指性天，似乎高遠，故孟子承之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，不爲拙工改廢繩墨，雖婁方員深造諸章，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。至宋而程朱出，乃動談性命，相推發，先儒所未發，以僕觀之，何曾出中庸分毫，但見支離分裂，參雜於釋老，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。若是者何也。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。何不觀精一之旨，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，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。陰陽祕旨，文周寄之於易，天下所可見者，王政制禮作樂而已。一貫之道，惟曾賜得聞，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，詩書六藝而已。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，而人人語之哉。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，皆如海上三神山，可望不可卽，但彷彿口角，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。朱子乃獨具隻眼，指其一二碩德，程子所許爲後覺者，曰此皆禪也，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，實近禪，故徒見其弊，無能易其轍，以致朱學之末流，猶之程學之末流矣。以致後世之程朱，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。長此不返，斯民尙安賴哉。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，程朱欲救人而擴之，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。余曰噫，程子所見

已稍浸入釋氏分界。故稱其彌近理。而大亂真。若以不肖論之。惟以君子之道。四一節指示。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。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。然則如之何。曰。彼以其虛。我以其實。程朱惟當遠宗孔子。近師安定。以六德六行六藝。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。教其門人。成就數十百通儒。朝廷大政。天下所不能任。吾門人皆任之。險阻艱難。天下所不敢爲。吾門人皆爲之。吾道自尊顯。釋老自消亡矣。今彼以空言亂天下。吾亦以空言與之角。又不斬其根。而反授之柄。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。而鼓吾黨之氣。是以當日一出。徒以口舌致黨禍。流及後世。全以章句誤蒼生。上者但學先儒講著。稍涉文義。卽欲承先啓後。下者但問朝廷科甲。才能揣摩。皆驚富貴利達。浮言之禍。甚於焚坑。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。吾意上天仁愛。必將篤生聖哲。剗荆棘。而興堯舜以來之道。斷不忍終此乾坤。直如此而已也。由道 以下存學編

大學首三言。吾信爲聖人之言。所學無二道。亦無二事。祇此仁義禮智之德。子臣弟友之行。詩書禮樂之文。以之脩身。則爲明德。以之齊治。則爲親民。明矣而未親親矣。而未止至善。吾不敢謂之道也。親矣而未明明矣。而未止至善。吾亦不敢謂之道也。堯舜不作。孔孟不生。一二聰明傑特者出。略有所見。粗有所行。遽自謂傳孔孟矣。一時共尊爲孔孟焉。嗣起者。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。是以或學訓解纂集。或學靜坐讀書。或學直捷頓悟。至所見所爲。能彷彿前人。而不大殊。則將就冒切。人皆以爲大儒。可以承先啓後矣。或獨見歧異。恍惚道體。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。得孔顏樂處矣。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。吾道有三盛。君臣於堯舜。父子於文周。師弟於孔孟。堯舜之治。卽其學也。教也。其精一執中。一二人授受而已。百官所奉行。天下所被澤者。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。禹之治水。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。必天下士長於水學。

者分治之。而禹總其成。伯夷之司禮。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。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。而伯夷掌其成。推於九官羣牧。咸若是。是以能地平天成也。文周之治。亦卽其學也。教也。其陰陽天人之旨。寄之於易而已。百官所奉行。天下所被澤者。如其治岐之政。制禮作樂耳。其進秀民而教之者。六德。六行。六藝。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。未之有改。是以能保合太和也。孔孟之學教。卽其治也。一貫性道之微。傳之顏曾端木而已。其當身之學。與教門人者。庸言庸德。兵農禮樂耳。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。未之有改。故不惟期月三年。胸藏其具。而且小試於魯。三月大治。暫師於滕。四方歸之。單父武城。亦見具體。是以萬世永遵也。秦漢以降。則著述講論之功多。而實學實教之力少。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。雖分析已差。而其事頗實矣。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。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。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。以主敬致知爲宗旨。以靜坐讀書爲工夫。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。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。嗣之者。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。性地各有靜功。皆能著書立言。爲一世宗。而問其學其教。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。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。如身教三千。今日習禮。明日習射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。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。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。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。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。誠不能無歉也。陸子分析義利。聽者垂泣。先立其大通體宇宙。見者無不悚動。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。以爲善去惡爲格物。無事則閉目靜坐。遇事則知行合一。嗣之者。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。皆自謂接孟子之傳。而問其學其教。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。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。如身教三千。今日習禮。明日習射。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。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。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。與程朱

之學並行中國。而卒不能服眞許薛高之心者。誠不能無歎也。他不具論。卽如朱陸兩先生。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。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。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。而精之。凡弟子從游者。則令某也學禮。某也學樂。某也兵農。某也水火。某也兼數藝。某也尤精幾藝。則及門皆通儒。進退周旋。無非性命也。聲音度數。無非涵養也。政事文學全歸也。人已事物一致也。所謂下學而上達也。合內外之道也。如此。則君相必實得其用。天下必實被其澤。異端可靖。太平可期。正書所謂府脩事和。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。位育之功。出處皆得致者也。是謂明親一致。大學之道也。惟其不出於此。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。進支離之譏。誠支離也。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。供近禪之諛。誠近禪也。或曰。諸儒勿論。陽明破賊建功。可謂體用兼全。又何弊乎。余曰。不但陽明。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。朱子常平倉制。與在朝風度。不皆有可觀乎。但是天資高。隨事就功。非全副力量。如周公孔子。專以是學。專以是教。專以是治也。或曰。新建當日。韜略。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。余曰。孔子嘗言。二三子有志於禮者。其於赤乎。學之。如某可治賦。某可爲宰。某達。某藝。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王門無此。且其擒宸濠。破桶岡。所共事者。皆當時官吏。偏將參謀。弟子皆不與焉。其全書所載。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。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。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。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。而敢出狂愚。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。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。亦竊附效諍論之義。而願持道統者。勿執平生之見解。以誤天下後世可也。明親

宋儒言氣質。不及孟子言性善。將作聖之體。雜以習染。而謂之有惡。失踐形盡性之旨矣。周公以三物教

萬民而賓興之。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一如唐虞之盛。近世言學者。心性外無餘理。靜敬外無餘功。疑與周孔若不相似。然卽有談經濟者。亦不過空文著述。元不自揣。撰有存性存學二編。欲得先生一誨正之。以挽士習。而復孔門之舊。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。先生合而同意。甚盛。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。或合同一行於天下。則終此乾坤。亦只爲兩宋之世。終此儒運。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。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。先生將何以處此也。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。

漢唐章句。魏晉清談。虛浮日盛。而堯舜周孔之學。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。不見於天下。以致佛老昌熾。大道淪亡。宋儒之興善矣。乃脩輯注解。猶章句也。高坐講論。猶清談也。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。氣質本有惡。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。佛氏以耳目鼻舌爲六賊者。相去幾何也。元爲此懼。著存學編。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。明道不在章句。學不在誦讀。期如孔門博文約禮。實學實習。實用之天下。著存性編。明離質無以見性。天之生人。氣質雖殊。無惡也。惡也者。蔽也。習也。纖微之惡。皆自玷其體。神聖之極。皆自踐其形也。乃二千年來無人道。而元獨爲此惴惴焉。恐涉偏私自是。毀謗先儒。將舍所見。以苟就近世之學。而仰觀三代聖賢。又不如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。喜而不寐。故奉書左右。祈一示宗旨。使龔瞽得所。尊奉爲依歸。斯道幸甚。與太倉陸道威書。

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。予抱病復患足創。不能赴學。惟坐臥榻。錄存學編。聞王子法乾來會。乃強步至齋。出所錄以質王子。甫閱一葉。遽置之几。盛爲多讀書之辯。余曰。人之精神無多。恐誦讀消耗。無歲月作實功也。如禮樂嫺習。但略閱經書數本。亦自足矣。王子曰。誦讀不多。出門不能引經據傳。何以服人。余曰。堯

舜諸聖人所據何書。且經傳施行之證佐。全不施行。雖證佐紛紛。亦奚以爲。今存學之意。若行。無論朝廷宗廟。卽明倫堂上。亦將問孰嫻周旋。孰諳絲竹。孰射賢。孰算勝。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。且吾儕自視。雖陋。如置身朝堂。但憂無措置耳。引經據傳。非所憂也。王子曰。射御之類。有司事不足學。須當如三公坐論。予曰。人皆三公。孰爲有司。學正是學作有司耳。譬之於醫。黃帝素問金匱玉函。所以明醫理也。而療疾救世。則必診脈製藥。鍼灸摩砭爲之力也。今有妄人者。止務覽醫書千百卷。熟讀詳說。以爲予國手矣。視診脈製藥。鍼灸摩砭。以爲術家之粗。不足學也。一人倡之。舉世效之。岐黃盈天下。而天下之人病相枕。死相接也。可謂明醫乎。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。鍼灸摩砭。療疾救世者。所以爲醫也。讀書取以明此也。若讀盡醫書。而鄙視方脈藥餌。鍼灸摩砭。不惟非岐黃。並非醫也。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。讀盡天下書。而不習行六府六藝。文人也。非儒也。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。王子曰。藝學到精熟後。自見上面。幼學豈能有所見。余曰。幼學但使之習耳。必欲見之何爲。王子曰。不見上面。何與心性。余曰。不然。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。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。有下於夫子客至。則見客求教尊長。悚敬氣象。有班於夫子。或尊於夫子。客至。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。侃侃誾誾氣象。此是治童子耳目乎。治童子心性乎。故六藝之學。乃自髻鬣。卽身心道藝。一致加功也。且旣令習見。無限和敬詳密之理。豈得謂無所見。但隨所至。爲淺深耳。王子曰。禮樂自宜學。射御粗。下人事。余曰。賢者但美禮樂名目。遂謂宜學。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。若見到。自不分精粗。喜精惡粗。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。王子曰。第見不足爲。若爲自是易事。余曰。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。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。今賢者又謂是易。要之非主難。亦非主易。總是要斷。



送實學不去爲耳。子產云：歷事久，取精多，則魂魄強。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，卽終身莫之用而沒，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，是謂盡人道而死。故君子曰終。故曰：學者學成其人而已，非外求也。因復取首數篇進曰：幸終觀之。王子閱畢喟然曰：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，若都袖手高坐，君父之事復誰問哉？撫卷歎息久之。王子辭行，越十日，予病愈，往會王子，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。王子曰：此間亦頗聞。予曰：噫，豈非學術不明，誤於空言，無能定國是者乎？使吾黨習諸歷象，何以狐疑如此？因言帝堯命羲和，教以欽天授時，及考驗推步之法。堯蓋極精於歷，因言帝王設官分職，未有不授以成法者。堯命司徒，授以匡直勞來等法；舜命士師，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；命典樂，授以直溫寬粟及依永和聲，無相奪倫等法；成王置農官，授以錢鎛銍艾耨耨等法；觀命官之典，釐成之詩，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。則袖手高坐，徒事誦讀，固非所以爲臣子。亦豈所以作君父哉？

學辯一

又越旬，王子來會，復曰：周公制禮作樂，且以文武之聖開之，成康之賢繼之。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，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，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。漢唐宋明，不拘古法，亦定數百年之天下，何歎於三代哉？予曰：漢唐後之治道，較之三代，蓋星淵不可語也。君蓋未之思耳。世但見幽平之衰，而未實考其列國情勢，民風也。且以春秋之末，其爲周七百年矣。祇義姑存魯，展禽拒齊二事，風俗之美，人材之盛，魯固可尙也。齊乃以婦人而旋師，聞先王命而罷戰，由此以思，當日人心風俗，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？王子曰：終見藝學粗，奈何？予曰：此乃不知止耳。觀大學言明親，卽言止至善，見道爲粗，是不知至善之止也。故曰：知止而後有定。王子乃權忻鼓舞曰：昨所引子產一言，已深悚我心。自今日當務精此學，更無疑矣。因述乃父命。